

插图本名著名译丛书

我的大学

Мои университеты

Максим Горький

〔苏联〕

高尔基

陆风

译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我的大学

插图本名著名译丛书

Мои
университеты
Максим Горький

常州大学图书馆
藏书章

〔苏联〕高尔基
陆风——著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М. ГОРЬКИЙ

МОИ УНИВЕРСИТЕТЫ

据 М. ГОРЬКИЙ: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30 ТОМАХ, ТОМ 13
(ГОСЛИТИЗДАТ, МОСКВА, 1951) 译出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的大学/(苏)高尔基著;陆风译.—2版.—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
(插图本名著名译丛书)

ISBN 978-7-02-013100-6

I. ①我… II. ①高…②陆… III. ①长篇小说—苏联 IV. ①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70982 号

责任编辑 欧阳韬 李丹丹

装帧设计 刘 静

责任印制 王景林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三河市鑫金马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124 千字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 张 5.625 插页 3

印 数 1—10000

版 次 1956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1988 年 5 月北京第 2 版

印 次 201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3100-6

定 价 21.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出版说明

人民文学出版社自上世纪五十年代建社之初即致力于外国文学名著出版,延请国内一流学者论证选题,优选专长译者担纲翻译,先后出版了“外国文学名著丛书”“世界文学名著文库”“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名著名译插图本”等大型丛书和外国著名作家的文集、选集等,这些作品得到了几代读者的认可。丰子恺、朱生豪、傅雷、杨绛、汝龙、梅益、叶君健等翻译家,以优美传神的译文,再现了原著风格,为这些不朽之作增添了色彩。

2015年,精装本“名著名译丛书”出版,继续得到读者肯定。为了惠及更多读者,我们推出平装版“插图本名著名译丛书”,配以古斯塔夫·多雷、约翰·吉尔伯特、乔治·克鲁克香克、托尼·若阿诺、弗朗茨·施塔森等各国插画家的精彩插图,同时录制了有声书。衷心希望新一代读者朋友能喜爱这套书。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8年1月

前 言

《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是高尔基的自传体三部曲。这部书在我国,从五十年代起就是家喻户晓的大众读物,直到现在仍拥有十分广泛的读者,足见其恒久的艺术生命力。

三部曲不管是这位伟大作家的生平自述,而且也是一部卓越的艺术珍品。它是高尔基根据自己的生活道路,对俄罗斯十九世纪七十至八十年代的社会生活所描绘的一幅多彩的时代历史画卷。作品的主人公阿廖沙就是作家本人。这一形象不仅是高尔基早年生活的写照,同时也是俄国劳动人民经过艰苦复杂的磨练后走向新生活道路的具有概括性意义的艺术典型。作品以高尔基的童年、少年和青年的生活为素材,涵盖了作者从记事时候起,即四岁至二十岁的生活经历,也就是一八七一至一八八八约十八年的生活断面。

阿廖沙·彼什科夫四岁丧父,他的童年是在外祖父家度过的。外祖父卡什林是一个小染坊主,已濒临破产。严峻的生活使得这个本来就乖戾、吝啬的小老头变得愈加残暴、贪婪、怪僻,他喜怒无常,脾气暴躁,经常打骂亲人和幼小的阿廖沙。这是一个典型的俄罗斯小市民的家庭:愚昧、狭隘、自私、残忍……父子、兄弟、夫妻之间勾心斗角,为争夺财产,甚至为一些小事而常常争吵、斗殴。暴戾的外祖父凶狠地毒打外祖母和孩子,竟把幼小的阿廖沙打得失去知觉。两个舅舅,由于嫉妒,把阿廖沙的父亲骗到外面,并狠心地把他毒打一顿后推进冰窟里。

大舅米哈伊尔为了取乐，竟把烧红了的顶针放在瞎眼的老长工格里戈里的手里。二舅雅科夫甚至残忍地把自己的老婆无端地折磨死了。干活时他们不把人当人看，抬十字架时竟把强壮的“小茨冈”活活给压死了。作品的开头高尔基就写道：“有时连我自己也难于相信，竟会发生那样的事。有很多事情我很想辩驳、否认，因为在那‘一家子蠢货’的黑暗生活中，残酷的事情太多了。”阿廖沙就是在这种“令人窒息的、充满可怕景象的狭小天地里”度过了自己的童年。

阿廖沙十一岁被迫走上“人间”，先是当鞋铺的学徒，后在制图师家里打杂，在船上当洗碗工，在圣像作坊做杂工，在建筑工地上当监工等。在“人间”，阿廖沙一直处在各色各样的愚蠢的小市民的包围之中，看到了“更多的残忍、污秽、丑恶的事情”。制图师家的婆媳们愚昧而又奸刁，整天吵吵嚷嚷，以拨弄是非、取笑他人之乐；轮船上的那个肥胖的秃头雅科夫老是讲女人，而且讲得不堪入耳；狡猾的谢尔格和叶尔莫欣自己偷茶具、偷钱，却要嫁祸于阿廖沙；市场上那些做买卖的和掌柜的都无聊地干各种恶意的游戏；外来的乡下人要到城里什么地方去，向他们问路，他们总是故意指错路径；毛皮店的老板用十卢布打赌，让自己的伙计米什卡在两小时内吃完十磅火腿。特别令阿廖沙愤恨的是人们对待妇女的态度：他亲眼看见他的后父用长腿踢她母亲的胸脯；亲眼看见一家妓院的门房抓住一个女人的双腿，倒退着像拖死尸一样把她拖到人行道上……这一切都引起幼小的阿廖沙的激愤和狂怒。身边这些层出不穷的暴行和丑事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但是，阿廖沙并没有被这种黑暗的丑事和腐蚀人的恶势力所压倒、所毁灭，反而使他锻炼成了一个坚强、勇敢、正直的人。这是因为：一，现实中，除了黑暗势力外，还有许多善良、正直的人们，是他们给了他力量，使他看到光明；二，世界优秀的文学遗产像雨露一样，滋润着阿廖沙的心田，使它不致枯竭。

“小时候，我想象自己是一个蜂窝，各式各样普通的粗人，全像蜜蜂似的把蜜——生活的知识和思想，送进蜂窝里。”第一个，也是最多地把蜜送到阿廖沙的蜂窝里去的人就是外祖母。在作品中，外祖母的形象可以说是俄罗斯乃至世界文学中最光辉、最有人性，同时也是最富艺术魅力的形象之一。高尔基非常深情地写道：“在她没有来以前，我仿佛是躲在黑暗中睡觉，但她一出现，就把我叫醒了，把我领到光明的地方……她马上成为我终身的朋友，成为最知心的人，成为我最了解、最珍贵的人，——是她那对世界无私的爱丰富了我，使我充满了坚强的力量以应付困苦的生活。”除外祖母外，那个善良、乐观的“小茨冈”，那个忠厚老实的老长工格里戈里，那个献身科学的“好事情”，那个文化水平不高却很喜欢书的厨师斯穆雷等，都是阿廖沙的良师益友。正是这些善良、平凡的“普通粗人”哺育培养了阿廖沙对生活的积极态度和反抗精神。

书籍对于阿廖沙的性格的形成也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他读了大量的书。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屠格涅夫、阿克萨科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列夫·托尔斯泰、巴尔扎克、司各特、龚古尔兄弟、贝朗瑞、大仲马、海涅等，这些世界名作家的作品他几乎都阅读过。“这些书洗涤了我的身心，像剥皮一般给我剥去了穷困艰辛的现实的印象。我知道什么叫作好书，我感到自己对于好书的需要。因为这些书使我在心中生长了一种坚定的信心：在这大地上我并不是孤独的，所以我绝不会走投无路。”

许多人都指出，三部曲的基本主题，就是阿廖沙的成长。这当然是不错的。高尔基以其无产阶级作家特有的感情和娴熟的艺术手段，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成功地再现了阿廖沙作为革命者从觉醒到成长的艰苦历程。他的性格正是在铅一样的生活的重压下同无尽的苦难和恶势力的顽强斗争中，在接受和认识现实中所有美好事物的过程中，逐渐地

形成并发展起来的。这绝不是作者有意美化自己。阿廖沙的形象是俄国千百万劳动者走向革命、走向新生活道路的具有普遍意义的艺术典型。我们完全可以说,三部曲是一部展现俄罗斯一代新人成长的作品。

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清楚地看到,作者在构思这部作品时还有一个更直接更迫切的潜在主题——全面而真实地考察俄罗斯国民性中的力量和弱点,特别是无情地揭露和批判俄国小市民的生活方式及其精神特征。这是高尔基在当时就已意识到了的历史赋予他的任务。

一九〇五年第一次革命失败后,俄国处于最黑暗的时期。这时高尔基和许多人一样,开始冷静下来思考了许多问题:革命失败的原因,俄国社会和俄国革命的性质,俄国革命与俄国民族性、俄国民族文化心态的关系,未来的革命历史前景等等。一九〇七年至十月革命时期,高尔基创作了近十部中长篇小说,其中包括奥库罗夫三部曲和自传体三部曲中的前两部《童年》和《在人间》。奥库罗夫三部曲和自传体三部曲乃是高尔基的创作走向新阶段的开始,也可以说是他中期创作的代表作。如所周知,高尔基每一阶段的创作都是与他所处的时代的脉动密切相连的。第一阶段的作品,不论是传达底层人民的呐喊和闪现其理想光辉的早期短篇小说,还是那些社会政治剧本以及包括《母亲》在内的几部中长篇小说,其基调都是高亢、激奋、感情澎湃和色彩浓艳。如今,急风暴雨式的一幕已暂时过去了,冷静的沉思代替了激越的感情。在思考、总结革命失败的经验和教训时,高尔基把目光投向了俄罗斯民族性格和民族文化心理的特征,对其作深层的挖掘。他以一种沉重的心情反思并剖析俄罗斯独特的民族文化心理的积淀:愚昧落后、自私野蛮、目光短浅、因循守旧、明哲保身……这是根深蒂固的俄国小市民的习气,是俄国人民和俄国革命的大敌。“回忆起野蛮的俄罗斯生活中这些铅样沉重的丑事,我时时问自己:值得讲这些吗?每一次我都重新怀着信心回答自己:值得。因为这是一种富有生命力的丑恶的真

实,它直到今天还没有消灭。”高尔基深切地认识到,必须把民众从沉睡的浑浑噩噩的境况中唤醒起来。他把唤起民众的觉醒看作是自己的权利,也是历史赋予自己的使命。“用这些故事使你们感到不快,是我的不能否认的权利;这是为了使你们想起,你们在过着一种怎样的生活,以及生活在如何的情况之中。”批判揭露生活中的一切丑恶就是高尔基创作奥库罗夫三部曲和自传体三部曲的直接动因。在这里,高尔基已从一位炽热的浪漫主义者变成了一位冷静、清醒的现实主义者。自传体三部曲无疑属于高尔基的优秀作品之列,它的特点是,笔法凝练而朴素,感情冷峻而执着;他清醒地同时也是深情地回眸昨日的历史时,把广阔的血淋淋的生活画面同深邃的哲理思考结合起来,伴随着细腻的对人的心理剖析,和深沉的忧患意识,展现出未来的宏伟的远景。这正是三部曲的力量所在,也是高尔基作为社会主义作家高出于同时代其他作家的地方。作者在展示和批判落后、野蛮和残酷的“铅样沉重的生活”的同时,也让人们看到,新一代人如何在旧地基上破土而出,并显示出自己强有力的生命力。自传体三部曲中的阿廖沙的形象就是这新一代人的代表。无疑,“在这层土壤里仍然胜利地生长出鲜明、健康、富有创造性的东西,生长出善良——富有人性的善良,这些东西唤起我们对光明的人性的生活必然苏醒这一不可摧毁的希望。”

《我的大学》则是高尔基在写了《在人间》六年之后,即十月革命后的一九二二年完成的。因此这个作品不论在构思和文体方面又与前两部作品有所不同,但是它们在基本主题上还是连贯的,即除了继续揭露、鞭笞小市民的肮脏生活和灵魂外,也进一步探索了阿廖沙性格的形成和发展。《我的大学》主要记述了作者一八八四至一八八八年在喀山的一段艰苦生活历程。阿廖沙本来是抱着“上大学”求学的目的去喀山的,但是梦想很快就破灭了。迫于生活,他不得不经常跑到伏尔加河码头和面包房等地去干活。在这里,他的生活接触

面扩大了,除了与工人、流浪汉、城市下层平民打交道外,还结识了一大批学生和有革命思想的知识分子。他参加了民粹派小组的活动,然后又跟罗马斯到农村去做启蒙宣传工作。与《童年》和《在人间》相比较,在《我的大学》中,阿廖沙已不是简单地否定现实中的恶,而是开始身体力行,试图提出并着手解决许多社会问题了;他从过去对事对人的自发的反抗进而到了自觉反抗的阶段,从孤立的个人反抗的方式转为寻找有组织的集体斗争的方式。这当然是莫大的进步。但是,由于尚缺乏先进的科学的革命理论的指导,还没有看到先进工人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他们的工作仍不会有好的结果。高尔基在当时就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不过,在喀山的一段生活锻炼,对于阿廖沙的思想和世界观的形成和后来走上正确的革命道路,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李辉凡

二〇〇二年八月



提到米哈伊尔·罗蒙诺索夫^①的故事来了。叶夫列伊诺夫还说，我去喀山以后，可以寄住在他的家里，过一个秋季和冬季，读完中学的课程，“随便”去应几场考试（他说的是“随便”），我就可以得到助学金上大学。再过这么五年工夫，我就变成一位“学者”啦。照他说来，一切都很简单，因为叶夫列伊诺夫当时才不过十九岁，又怀着一副好心肠。

他在中学期考完毕，就离开这儿回家去。过两星期，我跟着也动

^① 叶夫列伊诺夫大概是在一八五四年去世的。

^② 第一册会读出来（叶夫列伊诺夫，俄罗斯第十个大学者，著名诗人）。

《我的大学》是高尔基自传体小说三部曲中的最后一部。

作品记述了高尔基在喀山时期的生活。十六岁那年,他离乡背井,到喀山去上大学。这个幻想破灭后,他不得不为生存而劳碌奔波。住“大杂院”,卖苦力,同流浪汉接触,和形形色色的小市民、知识界与思想界人士交往,进了一所天地广阔的“社会大学”。在这所大学里,他经历了精神发展的复杂道路,经受过多方面的生活考验,对人生的意义、对世界的复杂性进行了最初的探索。

《我的大学》于一九二二年初动笔,至翌年春完稿,并陆续发表在一九二三年《红色处女地》杂志第二至第四期。中译本译自《高尔基三十卷集》第十三卷,一九五六年曾在我社出版。本书根据我社《高尔基文集》第十六卷印制。

于是,我就去喀山大学学习了^①,起码也是这样。

引起我上大学这个念头的,是中学生尼古拉·叶夫列伊诺夫。这个青年很讨人喜欢,也长得很漂亮,有一对像女人般温柔可爱的眼睛。当时他住在我们那一幢房子的阁楼上,因为常见我手里拿着书,他对我注意起来,于是我们彼此认识了。过不多久,叶夫列伊诺夫竟然硬说我有“研究科学的特殊才能”。

“您天生是为科学服务的!”他潇洒地甩动着他那马鬃一样的长头发,对我说。

当时我还不懂得,就是一个家兔也可以为科学服务。可是叶夫列伊诺夫很热情地向我说明:各大学里正需要我这样的青年人。自然,也提起米哈伊尔·罗蒙诺索夫^②的故事来了。叶夫列伊诺夫还说,我去喀山以后,可以寄住在他的家里,过一个秋季和冬季,读完中学的课程,“随便”去应几场考试(他说的是“随便”!)我就可以领到助学金上大学,再过这么五年工夫,我就变成一位“学者”啦。照他说来一切全很简单,因为叶夫列伊诺夫当时才不过十九岁,又有着一副好心肠。

他在中学期考完毕,就离开这儿回家去。过两星期,我跟着也动

^① 时间大概是在一八八四年夏末或秋天。

^② 罗蒙诺索夫(1711—1765),俄罗斯第一个大学者,著名诗人。

身了。

我的老外祖母给我送行时，劝我说：

“你，别再跟人发脾气了！你老是发脾气，学得又厉害，又高傲！这全是跟你外祖父学坏了的！你没见你外祖父落了个啥下场？苦命的老头子，活呀活的，活成个老傻瓜啦！你要记住：上帝不议论人的是非，魔鬼才爱干这种事呢！再见吧！唉……”

她擦掉她那松弛的老脸上几滴可怜的泪珠，又对我说：

“咱们再也不能见面啦！你这跑野了心的孩子呀，远走高飞了，我可是个活不久的人了！……”

近几年来，我经常离开我这个好心的老外祖母，甚至很少跟她见面。我一想到这个骨肉相连、热情照顾我的亲人，当真要和我永别了，心里十分难过。

我站在轮船的船尾一直向她望着，她站在码头边缘，一手画十字，一手拿破肩巾角儿擦她的脸，擦她那一双总是对人闪烁着无限慈爱光芒的黑眼睛。

于是我就来到这个半鞑鞑式的城市，住在一座平房内的一间小屋里。这座小平房孤零零地坐落在一条僻陋小街尽头的土岗上。平房的山墙临近一片火烧场，火烧场上长起了密密层层野草；在苦艾、牛蒡、马蓼的杂草丛和接骨木的灌木林里，隆起一堆倒塌了的砖瓦建筑物的废墟，废墟下面是个大地窖。无家可归的野狗就住在这里，死在这里。这个大地窖我终生难忘，这是我所上的几所大学中的第一所大学。

叶夫列伊诺夫的家里，一个妈妈带着两个儿子，靠一点可怜的抚恤金维持生活。我到他们家里来的头几天，常看见这个脸色苍白、个子矮小的寡妇从市场回来，把买来的东西放在橱桌上，怀着何等悲痛的忧伤，思量着怎样解决眼前的难题：即使不把她自个儿算在内，又怎能用这么小小一块瘦肉来给三个健壮的大孩子做出一顿丰盛的美餐呢？

她是一个很沉静的女人，两只灰色眼睛里含着无可奈何的温良的顽强劲头儿，好像是一匹累得筋疲力尽的母马在拉车上坡，自个儿明知拉不动了，可是依然得拼命地往上拉！

我来到她家的第四天早晨，当她的孩子们还没有睡醒的时候，我就到厨房里帮着她洗菜。她小心翼翼地轻声问我说：

“您上这儿来打算干什么？”

“念书，来上大学。”

她把两道眉毛往上一扬，跟着脑门上的黄肉皮也往上一皱，菜刀切破了她的手指头，她忙用嘴吮着伤口的血，全身跌落到椅子上，马上又跳了起来，叫道：

“噢唷！见鬼……”

她用手绢裹好切伤的手指以后，夸奖我说：

“您倒挺会削土豆的！”

哼！这还能不会！我顺便跟她说了我先前曾经在轮船上做过帮厨的事。她又问：

“您想，您凭这点儿就能上大学了吗？”

当时我还不不懂什么叫做挖苦人。我把她的问话当真了，就一五一十地对她讲出我计划好了的行动步骤，还说，经过这么一努力，科学殿堂的大门就会向我敞开。

她叹息了一声，叫道：

“喂！尼古拉！尼古拉……”

正当这时候，尼古拉走进厨房来洗脸了。他睡眠惺忪，乱发蓬松，照例是高高兴兴的。

“妈妈！包一顿肉馅饺子吃多好啊！”

“嗯，好吧。”妈妈顺从地回答。

为了想趁机炫耀一下我的烹饪知识，我说，要是包饺子的话，那

点儿肉可太瘦,也太少啦。

这下可惹得瓦尔瓦拉·伊凡诺夫娜生气了。她狠狠地抢白了我几句,羞得我满脸通红,耳朵发胀。她把手里的几根胡萝卜丢到橱柜桌上,一扭身就走出去了。尼古拉向我递眼色,解释妈妈的行动说:

“不高兴啦!……”

他在板凳上坐下来,继续对我说:女人都比男人爱生气。这是她们的天性,关于这一点,好像有位瑞士的大学者作出过铁一般的论证,英国人约翰·斯图尔特·穆勒^①也谈起过这个问题。

尼古拉很喜欢教我,每逢适当机会,他就来给我灌输一些生活必需的知识。我对他的话,总是洗耳恭听。后来,我竟把佛克、拉罗士佛克和拉罗士查克林^②这三位古人混成了一个人。我也弄不清是谁砍了谁的头:是拉瓦锡^③砍了杜模力^④的头呢,还是反过来杜模力砍了拉瓦锡的头?这位青年好汉,真诚无私地想“把我教导成人”,他也蛮有把握地答应要这样做。可惜他没有时间,更没有条件来认真地好好教我。他那种青年人的轻佻浮躁和只顾自个儿的作风,也使他看不见可怜的妈妈是怎样终日操劳、煞费苦心地支撑家务。他的弟弟是一个又迟钝又沉闷的中学生,就更觉察不出这一点了。我倒是早已乖觉地看出了这个主妇的那一套复杂的厨房经济和化学戏法。我清楚地看见她的手法多么巧妙:天天总得想法儿喂饱自家的两个孩子,另外还要养活我这个其貌不扬、举止粗野的流浪儿。自然,分给我的每一片面包,就跟一块石头一样沉重地压在我的心上。我开始想去找点什么工作干。为了

① 约翰·斯图尔特·穆勒(1806—1873),英国经济学家和哲学家。

② 佛克(1819—1868),法国物理学家。拉罗士佛克(1613—1680),法国作家。拉罗士查克林(1772—1794),法国大革命时期保皇派的首领。

③ 拉瓦锡(1743—1794),法国化学家。法国大革命中被反革命派杀害。

④ 杜模力(1739—1823),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将军,保皇派。